

# 毛共對西歐的外交態勢

王建勳

自從毛共混入聯合國以後，毛共要利用國際間的矛盾，採取「又聯合又鬥爭」的兩面手法，來達成它的最終的「世界革命」目標，而對國際間展開「笑臉攻勢」。但是毛共之「笑臉攻勢」，却引起毛、俄共雙方競相拉攏西方國家，擴展影響力。所以近兩年來，毛、俄共的叫罵與鬥爭，從思想形態逐漸發展到各種實際事件，如擴張軍備、中東問題、智利問題、海洋勢力、資源問題、對開發中國家之顛覆、「歐洲安全合作會議」等。一九七三年

八月，周恩來在毛共「十大」政治報告中，警告「嚴戒蘇俄社會帝國主義者的突襲」。一九七四年三月，蘇俄直昇機誤降新疆事件，蘇俄一再提出抗議，要求釋放機上的三名人員，並嚴重警告，毛共如欲愚弄蘇聯人民，此等挑撥行為發展的無可避免之結束，毛共必須負一切責任。到一九七四年底，毛共「新華社」列舉蘇俄很多罪狀，指控蘇俄在一九七四年中已加強對中國的侵犯政策①。同時，毛共指責蘇俄惡意破壞阿拉伯人民的正義鬥爭，故意向美購買小麥而打擊缺糧的「第三世界」，以及蘇俄在歐洲的「霸權主義」發展。但是在一九七四年中，北平與莫斯科的鬥爭最為尖銳的要算是「第三世界」和歐洲地區②。

北平和莫斯科所表現的是雙方都不可能接受敵對的一方使其勢力完全控制這些地區③。很顯然的，在亞洲毛共與蘇俄的對立，影響此一地區某些國家，對毛共與蘇俄都要保持一個相當距離；同樣的，在歐洲，毛共亦要箝制或平衡蘇俄的影響力量，或使蘇俄勢力離開北大西洋，而有一個屬於北大西洋自己的外交政策。一九七三年八月，周恩來在毛共「十大」的政治報告中已強調美、俄在歐洲的「霸權主義」，他說：美、俄兩個超級強國爭霸，目

的就是爭霸世界，它們爭奪的戰略重點是在歐洲。一九七四年九月，北平反常的在蘇俄五十週年革命紀念前夕，致電莫斯科，要求恢復一九六九年以來已中斷的邊界談判，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這似乎是毛共對於蘇俄在歐洲的「緩和」，以及籌備召開「世界共黨會議」已感戒懼，而藉此宣傳，重申毛共遵守國際原則，陪俄共於孤立，企圖在歐洲打開一個新的機會④。所以同年十一月廿六日，布里茲涅夫在Culian-Butor對毛共的賀電並不表示歡迎，而認為毛共所提的談判先決條件是「不可接受」的。

## 一一

多年來，毛共為打擊超級強國，一方面利用「第三世界」與超級強國間的矛盾，挑撥和鼓動「第三世界」排除美、俄勢力影響，一方面企圖在歐洲疏遠、分化、離間、破壞美、俄間關係，以引起美、俄之間為爭奪影響力而發生衝突。尤其是毛共要把蘇俄對其本身的威脅轉移到歐洲，而主觀的希望北約的軍事力量能箝制蘇俄，以減少蘇俄對毛共的軍事壓力。然而在歐洲方面，蘇俄為了麻痺西方，離間西歐與美國的關係，破壞共同市場的團結，至一九七四年，北約的衰弱，西歐與美國的紛歧，已削弱了西歐的防衛力量，而其情勢的發展，顯然對毛共更為不利。

1. 北約的成立，原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俄不單其本身勢力膨脹，同時，掌握了東德、波蘭、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初期還有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等衛星國，對於西歐形成嚴重威脅。英、法、義、西德、比、荷、盧、挪、丹、希、葡、冰、土等十三國，遂與美、加組織北約聯盟。惟自一九六〇年代初期，蘇俄高唱「和平共存」之後，近年來還進一步主張召開「歐洲安全合作會議」，同時接受西方所提削減中歐兵力

的建議。加上蘇俄與毛共的激烈衝突，蘇俄駐防在中俄邊界的兵力超過一百萬人<sup>⑤</sup>，因而東西兩個集團在歐洲的緊張情勢，遂告緩和。

2. 西歐諸國經第二次世界大戰蹂躪，經濟破壞不堪。戰後一方面獲得美國的大力援助，一方面依靠本身的努力，已由復興重建而轉趨繁榮，就中尤其是組成西歐共同市場的幾個國家。然而近年來，美國在國際貿易上的優勢弱化，加上國際義務太重，包括參加韓戰、越戰、長期駐軍歐洲以及世界其他許多地區，海外開支浩繁，以致連年出現赤字，影響經濟和美元地位。美國為改善本身條件，要求歐洲共市國家放寬美貨進口，並分担防衛義務及費用，而與西歐國家發生利害衝突。

3. 一九七四年十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之後，阿拉伯國家以石油為武器，對西方國家實施石油禁運。西歐等國為取得石油供應，不惜與美國站在相反立場，討好阿拉伯國家。復因美國未經與北約諸盟國諮商，甚至沒有通知，即採行全球性軍事戒備行動，而大表不滿。故歐洲與美國的隔閡愈深，雙方關係陷於低潮。

4. 最近一年來，北約更趨混亂，威脅歐洲安全。其一是北約各國親俄共黨都有抬頭的趨勢<sup>⑥</sup>，特別使北約盟國感到不安的是葡萄牙新政府接受親俄共黨入閣。其二是希臘與土耳其因塞浦路斯問題所造成的危機。這些均顯示北約組織的惡化。

北約的衰退、西歐的式微，毛共認為可能構成蘇俄對它進一步的威脅。在無法緩和的中俄邊界的緊張情勢下，毛共為要對付「北方的威脅」，對歐洲不得不展開「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所以早在一九七一年，毛共即修改了他對西歐的看法，認為西歐國家的聯合，以及保持美國在西歐的軍事力量，不再是加強西方資本主義力量的方法。相反的，毛共認為蘇俄軍事力量在歐洲快速的增長，蘇俄駐東歐及中歐兵力已超出北約諸國之際，西歐團結是符合歐洲國家的共同利益，而它們間減少政治與經濟的紛歧，也足以抵抗蘇俄的侵略。毛共欲見西歐得勢，每對歐洲政治家們表示它支持西歐聯合的政策。一九七二年十月，西德與毛共建交以後，北平更公開強調蘇俄對西歐的軍事威脅。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廿九日，喬冠華、黃華在聯大先後要求蘇俄從外蒙撤軍。之後，鄧小平等不斷指出蘇俄四分之三的兵力部署在歐洲，它的威脅目標在西歐。一九七四年九月，西德反對黨「基督教民主同盟」主席赫爾（Kohl）從北平訪問回國後稱：「北平領袖曾向他提出警告：『蘇俄對西歐的軍事威脅，比它對中國的威脅直接得多』。十月十四日，徐向前對西德聯邦議會訪問團暗示：蘇俄動輒給德意志人民扣上種種帽子，無非是找尋藉口，而要把他們的手從易北河伸向萊茵河，從東歐伸向西歐」。一九七四年十月，毛共外長喬冠華在參加聯合國大會之後，到達波昂訪問三天。這是從毛共與西德建交以來，首次毛共高級官員對西德作正式訪問。其目的，一是促使西德總理史密特（Schmidt）訪問中國大陸，二是以促進與西德的經濟關係，以達到政治目的<sup>⑦</sup>。毛共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利用西德與毛共貿易的遠景，來影響西德政府在東進政策上，仍應提高對蘇俄的警惕。

### 三

第四次中東戰爭所引起的世界能源危機，不僅造成西方世界的經濟混亂，亦使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國際關係有了很大改變。所謂「第三世界」的開發中國家早已自認他們長久以來與工業國不平等經濟關係，普遍遭受難以解脫的經濟與社會壓力。所以中東國家以石油禁運及巨幅提高石油價格作武器，與高度工業國家對抗，遂引起開發中國家不僅要工業大國承認「第三世界」的政治與經濟現況，並且亦要一改以往的國際經濟結構，在未來的國際關係中建立「新的秩序」。尤其是美國與「第三世界」的關係惡化，而使西歐在貿易與技術上打開了一個新的出路。由於西歐已有機會加強與「第三世界」的經濟關係，使西歐減少所受能源危機的衝擊，特別是阿拉伯國家轉向西歐尋求他們工業發展與軍事裝備的需要，亦幫助了西歐國家減少「超級大國」的約束。在毛共而言，這正是「第三世界」與「第二世界」加強了聯繫<sup>⑧</sup>。

在一九七四年四月間，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就能源問題的特別會議中，大談「三分天下」。他說：「在天下大亂的情勢下，世界上各種政治力量經過長期的較量和鬥爭，發生了急劇的分化和改組。一系列亞非拉國家紛紛取得獨立，在國際事務中起着愈來愈大的作用。在戰後一個時期內曾經存在的社會主義陣容，因為出現了社會帝國主義。由於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西方帝國主義集團，也已四分五裂，從國際關係的變化看，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着互相聯繫又互相矛盾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美國、蘇俄是第一

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同年十月二日，毛共外長喬冠華在聯合國第廿九屆大會中，他以同樣的理論鼓勵開發中國家支持法國所提召開「能源會議」的立場，更揭露了毛共要團結「第三世界」，聯絡「第二世界」，打擊「第一世界」的意圖。多年來，毛共運用「第三世界」孤立美、俄的策略，就是激發「第三世界」對高度開發國家的經濟鬥爭，而今，毛共鼓勵西歐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加強聯繫，其真正的企圖却是要達到它的政治目的，因此，毛共一方面呼籲「第三世界」依據阿拉伯國家使用石油武器的經驗，把各種原料和產品出口國組織起來，同超級大國壓低原料價格、轉嫁經濟危機作鬥爭，一方面指出在「第三世界」經濟領域鬥爭中，「第二世界」的工業發達國家不能不重視「第三世界」國家並改善同他們的關係<sup>⑨</sup>。在這方面，毛共特別強調歐洲是現代工業和金融貿易集中地區，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美、俄誰要稱霸世界，誰就必須控制歐洲，因此，歐洲就成了美、俄爭奪的重點。毛共要激發西歐與「第三世界」加強聯繫，主要是毛共認為「第三世界」與工業大國對抗，如不能獲得西歐工業國家的支持，即將無法與超級強國展開一場「經濟戰」。所以毛共要加強「第三世界」的地位，反對超級強國的鬥爭，「第三世界」與「第二世界」加強聯繫，才是毛共所期望的一個極富戰略價值的機會。

當然毛共的外交政策已逐漸看重歐洲，毛共渴望西歐成爲一個強大的歐洲，亦是用作一道抵禦蘇俄侵略的防波堤。所以毛共亦希望透過一些經常性的商討，來阻止蘇俄發起的「歐洲安全合作會議」。它認為蘇俄倡開「歐洲安全合作會議」是爲利用美國希望減輕負擔或裁減軍備的心理，進而提高蘇俄在西歐的政治勢力，使西歐政治統一不能實現。自世界能源危機以後，西歐各國連受衝擊，經濟危機，通貨膨脹，自顧不暇，似乎已減低了與蘇俄及東歐共黨國家進行和解的興趣。但是「歐洲安全合作會議」的附帶影響：其一美國仍要以簽訂「北大西洋公約新憲章」作爲拉緊西歐的手法之一，顯然美國不會因爲西歐各國有意與蘇俄和解而脫離歐洲，相反的將是加強美國與西歐的關係；其二是蘇俄爲突破所有的障礙，暫作讓步，以軟化西歐國家的立場，用以對西歐表示和解的誠意。基於此一情勢的發展，毛共已無法忍耐其渴望阻延蘇俄和西歐作任何進一步的和解發展，因而毛共即直接加強對

西歐的外交攻勢，以破壞蘇俄繼續軟化西歐的意圖。

#### 四

一九七五年一月，周恩來在「人代會」中的報告，對蘇俄的語氣變得嚴厲。他指出「世界沒有緩和，更沒有和平」，而號召各國人民對「霸權主義」所可能引起的戰爭必須有所準備。同年四月廿日，比利時首相丁德曼（Tindemans）應邀訪問北平，毛共更利用歐洲國家的政要來攻擊蘇俄<sup>⑩</sup>。毛澤東、周恩來與比利時首相丁德曼會談，即一再強調「歐洲是世界戰爭與國際緊張局勢的中心」，而暗示蘇俄即是罪魁禍首。在晚宴上，毛共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紀登奎，以同樣的理論重複毛共對歐洲局勢的看法；他說：「超級大國在西歐的爭奪，終必導致戰爭」。他指出「尤其叫嚷『緩和』的，在軍備方面的擴張，已隱藏着他的危險，而它所講的緩和，正加強了它對西歐的威脅」。這是毛共藉比利時首相丁德曼來訪的機會，再度暗示西歐對蘇俄的警惕不夠。在這方面，紀登奎特別要世界人民，包括歐洲各國人民都要有所準備。他說：「有準備總比沒準備的好」。

毛共倡導反對「霸權主義」，與歐洲共同市場所推動的歐洲國家由經濟聯合走上政治統一的目標不謀而合，所以歐洲共同市場九個國家，除愛爾蘭外，毛共均與建立外交及發展經濟關係。這給毛共對西歐共同市場的活動有了很多便利。毛共雖有借助歐洲共同市場先進工業與科學技術，以改善其落後的經濟面貌，但主要的還是在促使西歐與「第三世界」的經濟聯合，以反對「世界霸權主義」。毛共與西歐共同市場國家已分別簽訂多項經濟及貿易協訂，並且毛共與西歐共同市場國家的貿易逐漸增加，一九七四年，毛共與整個歐洲共同市場的貿易總額約爲十八億美元<sup>⑪</sup>。顯然的毛共在這些經濟關係的基礎上，很容易的與西歐國家關係擴大發展，甚而與西歐共同市場進一步勾結。

所以一九七四年底，毛共已在積極參加西歐經濟活動，來確立西歐疏遠蘇俄的獨立地位。一九七五年一月三日，荷蘭外長史德爾（Max Van der Stoep）訪問北平，毛共即表示希望與西歐共同市場建立正式關係。之後，北平又透過毛共駐比利時使館向布魯塞爾的西歐共市總部表示北平對於與西歐共同市場締結通商協定決採取積極態度。所以一九七五年五月四日，歐洲共

同市場委員會副主席桑姆斯(Christopher Soames)率代表團訪問北平的時候，取得毛共與歐洲共同市場建立正式關係的協議。根據協議，毛共已向歐洲共同市場派駐代表。

在西歐共同市場國家中，雖然毛共與西德的貿易額居各國之首位，經常佔毛共與西歐共市貿易總額百分之卅左右，一九七四年，雙方貿易總額已昇高到十二億馬克(約六億美元)<sup>⑫</sup>；雖然毛共與法國的貿易沒有太多的進展，但是法國對西歐共同市場舉足輕重的影響，改善與法國的關係仍是毛共增進西歐國家關係的最重要一環。從一九六四年，戴高樂承認毛共，並與北平建交，多年來，毛共看「戴高樂主義」的法國，已成為歐洲反對「霸權主義」的象徵。到龐畢度時期，毛共有意加強與法國之合作，一九七二年毛共「兩報一刊」的「十、一」僞慶祝論就指出在「第二中間地帶」，越來越多的國家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範圍內聯合起來，進行反對兩個超級大國的鬥爭。然而無論是戴高樂或是龐畢度，他們都要求取歐洲之安定，加強法、俄之合作。尤其是法國缺乏自立條件，「戴高樂主義」一面要清除美國勢力，一面拉攏蘇俄向英國與西德示威，而使法國更為孤立。所以在這段時期裏，法國內政與外交困難與日俱增，毛共要想通過法國之合作，實現西歐國家團結，同心對付蘇俄勢力擴張，肯定是沒有可能的；從一九七一年毛共前外貿部長白相國、一九七三年前外長姬鵬飛等先後訪問法國，以及同年龐畢度訪問中國大陸，除了暴露彼此對解決國際問題或雙方合作更多歧見外，更讓毛共看到，蘇俄在歐洲的勢力，一時是不容易清除的<sup>⑬</sup>。

但是毛共對法國的拉攏並未放棄。一九七四年四月，龐畢度逝世，法國大選，獨立共和黨的季斯卡(Giscard d'Estaing)當選總統。五月，周恩來即經由來訪的法國國會議員轉致法國新任總統季斯卡一封信件，表示願增進與法國之關係。季斯卡的外交，雖仍強調「歐洲建設」當以法國的獨立與安全為優先，但他已擺脫「戴高樂主義」的影響。一年來，季斯卡加強與西歐國家之關係，已有助於西歐政局之穩定，間接亦促使法、美關係的協調。雖然季斯卡對美、俄均要保持友好合作，但他却期望「西歐聯合」在東西方均衡基礎上達成自主的目標。

毛共願見法國在西歐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對於季斯卡對歐洲的態度頗表關切。北平一面向法國顯示他是北約的最好朋友，一面強調美、俄兩個超級

強國都在儘可能的範圍內加強他們對歐洲的影響；一方是要分化華沙集團，另一方是要約束美國對西歐的影響，其結果，歐洲已成為世界緊張情勢的中心，超級大國渴望的目標。並指出尤其是蘇俄「擊東擊西」的手法，更隱藏了他的危險。美國自越南撤退以後，毛共更担心美國急速的失去他在歐洲的影響，而必須趕快阻止蘇俄在歐洲勢力擴張。因而北平採取從來沒有的外交活動，由毛共政治局委員、副總理、三軍總參謀長鄧小平率領一個包括外長喬冠華等十七人代表團，於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二日訪問了法國。

鄧小平訪問法國，其主要目的是北平想知道美國在東南亞挫敗以後，法國是經由美國的影響為優先團結北大西洋，抑或是採取一個新的東西方均衡<sup>⑭</sup>。所以鄧小平與法國總統季斯卡及內閣總理施拉克(Jacques Chirac)的會談，其主要內容，都是集中在國際事務方面，特別是美、俄力量均衡問題<sup>⑮</sup>。鄧小平在訪問法國期間的公開場合中，仍是舊調重彈。他說：「世界局勢距離安寧仍甚遠，超級大國正為爭取世界霸權而不和，他們是以加倍的堅持精神實行競爭，歐洲就是爭奪的重點，所以最後終會導致戰爭」。鄧小平雖然表示美俄之間的爭奪對世界和平有很大威脅，美俄的緩和實際上是確立他們勢力範圍的霸權，但他特別強調蘇俄的「和平」與「安全」調子，正包藏着它對歐洲的軍事威脅。鄧小平與法國總理施拉克會談時，亦曾表示：「蘇俄發動歐洲安全合作會議是有併吞歐洲的野心」。雖然鄧小平要西歐加強警惕，表示毛共堅決支持西歐聯合，但是法國方面的觀點並不一致，尤其是毛共恐懼蘇俄擴張主義的態度，法國方面並不完全贊成<sup>⑯</sup>。鄧小平在舉行答謝宴會上的講話，就透露了他和法國當局在不少問題上有着歧見。他承認：由於社會制度不同，在不少問題上，雙方不可能採取完全一致的立場和做法<sup>⑰</sup>。所以這次鄧小平法國之行，除了商定今後雙方外長將根據需要進行政治磋商、成立混合委員會以推進雙方經濟和貿易關係外，並沒有達成任何具體結論。

## 五

毛共的統戰策略一向都是把打擊方向放在最主要的敵人身上。一九六四年二月，毛共提出「第二中間地帶」理論，就是結合「第一中間地帶」(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和「第二中間地帶」(加拿大、西歐、大洋洲)組成

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共同擊敗美國。而今毛共反對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爲了破壞美、俄維持世界現況，而必須爭取「第二中間地帶」，作爲國際統一戰線的盟友。但是近年來，毛、俄共鬥爭激烈，北平唯恐兩面受敵，因而表面上與美國「緩和」，而把蘇俄作爲最主要的敵人。毛共趁機利用「又聯合又鬥爭」的策略，製造美、俄間的衝突，使兩個大國的力量相抵銷，所以當前毛共對西歐的外交攻勢，就是採取「分化與打擊」的雙重作法；一方面促使西歐轉移「第三世界」與美、俄兩國的關係，一方面離間美俄，利用美國與北約的軍事關係箝制蘇俄。

毛共對西歐各國持續不停的宣傳活動、密集的外交說服，就是想建立聯合陣線，共同對付蘇俄。美國在越南挫敗以後，毛共對蘇俄在東南亞的勢力更感憂慮，爲減少蘇俄在亞洲的影響，更期望歐洲能出現一個緊張局面，以箝制蘇俄。然而毛共力量有限，難以影響西歐放棄「現實政策」；以「緩和」來減少蘇俄對西歐的軍事威脅。蘇俄乘機攻擊毛共鼓動西歐國家反俄，破壞和平，而對西歐作更多的讓步，促成歐洲安全合作高峯會議在赫爾辛基舉行。儘管國際間對八月一日由卅五國所簽署的「共同宣言」反應不一，但大都認爲該高峯會議的召開是蘇俄外交上的一項勝利。毛共阻撓歐洲安全合作會議的無效，顯然是毛共對西歐外交上的一大挫敗。

布里茲涅夫在該高峯會議的演講中，表示歐安會議的結果，將會成爲新的力量；並確信其將會擴大。這意味蘇俄在歐洲緩和之後，將可能集中力量用於東線。如果蘇俄利用歐洲安全合作宣言簽訂後的國際氣氛，在亞洲繼續鼓吹「亞洲安全體系」，則毛、俄將會有一場新的鬥爭。最近毛共極力挑撥蘇俄與東南亞國家間的關係，揭發蘇俄陰謀在東南亞建立霸權，已可看出歐洲安全合作高峯會議以後，毛、俄共的鬥爭有進一步的跡象。

註①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五日「新華社」述評：「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更大暴露的一年」。

註②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報」述評：「第三世界是推動世界歷史前進的偉大動力」。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七日「人民日報」述評：「第三世界的興起與霸權主義的衰落」。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三日「人民日報」述評：「第三世界在經濟領域中反殖反霸鬥爭的新發展」。

Oct. 10, 1974, *Le Monde* "Bonn accueille le vice ministre  
毛共對西歐的外交態度

chino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註③ Dec. 27, 1974, *Le Monde*. "Regain de la polémique Sino-Sovietique."

註④ June 7, 1975, *Le Monde*. "L'impasse Sino—Sovietique."

註⑤ 參閱「問題與研究」第十三卷第十期紀海寅先生「現階段匪、蘇關係」一文。

註⑥ Oct 28 1974, *News Week*. "Western Europe's New landscape." July 1, 1974, *Est & Quest*.

註⑦ Oct. 10, 1974, *Le Monde*.

註⑧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一日「人民日報」。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人民日報」：喬冠華歡迎荷蘭外相史德爾講詞。

註⑨ 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人民日報」：「動亂的一年、勝利的一年」。

註⑩ 一九七五年四月廿一日「大公報」。

Apr. 22, 1975, *Le Monde*. "Recevant le premier ministre Belge, Les dirigeants chinois invitent les Européens à être prêts à la guerre."

註⑪ 「中共研究」第九卷第七期「中共加強與歐洲共同市場的經濟勾結」。

註⑫ Apl. 22, 1975, *Le Monde*.

註⑬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社論，及龐畢度和周恩來所簽署的「聯合公報」。

註⑭ May 13, 1975, *Le Monde*. "pékin Sinterroge."

註⑮ May 15, 1975, *Le Monde*.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et Teng—Hsiao—Ping insistent sur la Volonté Commune d'Independance."

註⑯ May 12, 1975, "Le Monde, Teng Hsiao—Ping est le dirigeant le plus important de Pekin Jamis reçu en Europe occidentale."

同註⑮

註⑰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七日「大公報」。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九日脫稿)

勘誤：本刊第十四卷第十一期「美洲國家關係與美國對古巴政策」一文，第四頁第四章第六行「一九六四年間」應訂正爲「一九七四年間」。